

西班牙在歐洲與拉丁美洲間之橋樑角色

邱 稔 壤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曾經顯耀一時的西班牙殖民帝國，在哥倫布率艦西航之前，却飽受外族侵略之苦，其統一的宿願也直到西元一四九二年方才達成。同年西班牙公教國王被哥倫布的說法「由里斯本西行約經五千哩的海程，便可到達中國的蠻子省(Mansi)」所說服，遂於八月派遣哥倫布西航以尋找到中國的捷徑，不料却意外的發現了美洲大陸。①實際上，當年的哥倫布雖志在尋找到東方的航路，然而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陸並非出於偶然，而可以說是歐洲在十五世紀的變動改革和西班牙歷經分裂而終於統一所延伸出來的結果。

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由西班牙西南部的巴羅斯(Palos)出發，在經過兩個多月的航行後，終於在同年的十月十二日上午發現原以為是日本的陸地；不過這項歷史性的錯誤，却對日後的歐洲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並給新舊兩個大陸各方的生活帶來了鉅大的改變。尤其新航路與新世界發現以後，西歐由窮促一隅而轉化為世界舞台的要角，亞洲和非洲在當時雖未立即受到影響，但南北美洲則在一四九二年以後徹底地歐化而有第二歐洲之概，而歐洲擴張所帶來的經濟性影響更是世界性的。②

其實哥倫布並非是見到新大陸的第一人，但是他的大發現却是第一次影響深遠而且將新大陸的名字傳出去，並永久的佔領了這塊土地，事實上，在許久以前，中國或日本的航海家便已到達過美洲的太平洋沿岸。③在西班牙進駐美洲之前，美洲已有北中南等不同的印第安帝國存在，據統計在一四九二年時的「新世界」即有一千三百三十八萬的土著，其間又有三百七

註① 有關地理大發現請參閱 *Gran Enciclopedia de España y America, Tomo IV El Descubrimiento Siglo XV ~ Siglo XVI*, pp. 53 ~ 70.

註② 王曾才編著，*西洋近代史*（台北，國立編譯館出版，民國六十五年），頁七五八。

註③ 楊宗元，*拉丁美洲史*（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六月），頁七十四、八十一。

十個不同的部落。西方文化的入侵，雖使印第安帝國迅即隕落，但並不意味印第安文化的消滅。儘管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確曾為當地土著文化帶來了災難，但是美洲的發現樹立了世界歷史的里程碑，也因此而開拓了人類在地理、經濟和文化的視野。而歐洲文化和美洲文化在新世界的交匯，產生了盎格魯美洲和拉丁美洲兩大文化區域，日後的北美並進而取代了歐洲的強權地位，這種結果絕非歐洲當初所能够料想得到的。^④

二、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獨立

哥倫布的新航路除了滿足西班牙擴張國土的野心和十字軍般的宗教狂熱之外，同時也開闢了豐富的財富來源，因此西班牙不但名噪一時，也是名符其實的日不落國。不過好景不常，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一七〇一—一七一五）之後，西班牙在歐洲各地的屬地大部份均已失去，惟海外帝國仍得保存，只是在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後，民主的思潮亦逐漸在拉丁美洲成長茁壯。^⑤

十九世紀初年，西班牙在美洲的領土仍極為廣大，南起南美南端的合恩角，北迄今日美國南界，只有葡屬巴西和很少的幾個地方屬於其他歐洲國家。^⑥當時如日中天的拿破崙正以破竹之勢橫掃歐洲大陸，不過拿破崙對於西班牙的干涉却構成了他失敗的開端，他利用外交、詭計和恐嚇等手段，取得了西班牙的王位。由於拿破崙的軍隊進駐西班牙，不但引起西班牙人的抵抗，也掀起拉丁美洲的反抗運動，雖則拿氏後來退出西班牙，但是拉丁美洲已不復往昔的單純寧靜了。^⑦

西班牙在獨立戰爭後期（一八一二年）所訂定的憲法，雖具有相當自由的思想，也宣佈殖民地為西班牙的主要部份，但却未結束對殖民地商業的限制和壟斷，除了給予殖民地少許的席位，國會只需要殖民地的金錢作為打擊拿破崙的經費，西班牙本身却因為內部的糾紛，以致無法克服美洲的問題，使得拉丁美洲獨立運動一時風起雲湧。美國於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宣佈「門羅宣言」則猶如雪上加霜，致使拉丁美洲和歐洲的關係更為疏離。「門羅宣言」指出：歐洲列強「對新大陸任何地區的政治企圖，都將危及我們的和平安全。」新世界再也不許歐洲列強的殖民，甚至美國本身亦無干涉現存殖民地的意圖，同

註④ Editorial America Iberica, S. A., *Almanaque Mundial: 1992*, (Madrid: Artes Gráficas Morve dre, 1991), pp. 147, 155~156.

註⑤ 李邁先譯，西洋近代史（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再版），頁一五六—一五九。

註⑥ 由於南歐拉丁語系國家諸如西班牙、葡萄牙以至法國對中南美洲的長期統治，因此本區又稱拉丁美洲，如今係指位於美國以南的北美、中美、南美和西印度群島講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以及法語的地區。

註⑦ 楊宗元，前引書，頁三二二—三二五。

時也無法忍耐對這些已獨立新政府的外來干涉。^⑧

實際上，自十八世紀中葉始，西屬美洲殖民地即已孕育獨立思想，當地人民無不渴望自治以解除殖民地之桎梏，至十九世紀初方因西班牙受拿破侖氏入侵而引發拉丁美洲之獨立戰爭。綜觀西屬殖民地尋求獨立之主因可歸納五點如下：(1)當時西班牙本身困難重重，無暇顧及遙遠之殖民地；(2)受當時政治哲學與法國革命之影響；(3)美國獨立革命的榜樣與協助；(4)英國人以及其他外國人之協助；(5)伊比利半島出生之白人與在南美出生之白人多年來的敵對。^⑨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美洲在十九世紀即已脫離殖民統治，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却未能像英國和法國在北美的殖民地一般，成功地發展成美國和加拿大等大型的國家。獨立後的拉丁美洲國家大者有如巴西，小者有如加勒比海中的島國。當時有志之士雖曾有在拉丁美洲建立大國的抱負，但終因殖民時期造成的地方和區域的獨立傾向，以及在地理條件和北美的差異，再加上文化較落後，印第安人未能同化，而拉丁美洲除各國政局不穩外亦常有戰爭，因而形成拉丁美洲國家大小並存的局面。^⑩

自一八三六年西班牙與墨西哥簽訂和平條約以後，以至一八九八年美國終因利益衝突對西班牙發動戰爭，這段期間由於西班牙與拉丁美洲在獨立戰爭中反目成仇，而西班牙在拉美諸國獨立後，仍然不放棄收復殖民地的念頭，以致時與拉丁美洲諸國發生摩擦，加之雙方在種族與政體的差異也造成彼此關係的疏遠，凡此皆使西班牙與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紀期間的關係無法好轉。^⑪

三、西班牙的「伊斯巴尼」主義

基於和拉丁美洲的文化淵源，以及各界期盼改善與拉丁美洲關係的考慮，西班牙乃於一八八四年在馬德里成立「伊比利美洲聯盟」(Union Iberoamericana)，並在拉丁美洲主要城市分設推行委員會。一八九二年適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四百週年紀念，西班牙與拉美各國關係一時頗有進展。一八九五年西班牙並大規模推動與拉丁美洲的親善行動，不過此一政策的產生多少受到美國倡儀「泛美聯盟」(Union Panamericana)及法國鼓吹「拉丁聯盟」(Union Latine)的影響，由於

註⑧ 同註⑦，頁三三三、三三四，頁三五五、三五六。

註⑨ 曾義明，*西班牙史*（台北市：環球書店，民國六十七年四月），頁二五七。

註⑩ 王曾才，前引書，頁五〇一。

註⑪ 周麟，*西班牙拉丁美洲政策研究*（一九七六—一九八六）（台北市：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民國七十八年六月），頁十四。

西班牙未能貫徹始終，以致此項行動並無具體成果。¹²

即使西班牙本身也都承認在十九世紀時，它在拉丁美洲之形象欠佳，不過這種狀況却在一八九八年美國和西班牙戰爭之後獲得改善，主要原因為美國的擴張主義已使拉美各國萌生戒心，西班牙雖在這次戰役生去了在美洲最後的殖民地，但却贏得拉丁美洲對西班牙態度的好轉，因此一九〇〇年由西班牙召開的伊比利—美洲大會（Congreso Ibero-Americano）成為雙方關係的轉捩點，尤其西班牙刻意拋棄殖民帝國的身段備受稱讚，而伊斯巴尼主義（Hispanismo）亦獲拉美各國重視，但其時積弱不振的西班牙終未善用時機，組織以西班牙為首的西語系國家集團。¹³

西班牙於內戰（一九三六—一九三九）結束後，佛朗哥元帥為爭取認同乃於一九四〇年提出「西班牙語系集團」（Hispanidad）之號召，以拉丁美洲國家為訴求對象，不過未獲預期之反響。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佛朗哥隨即於一九四五年成立「西班牙文化協會」（Instituto de Cultura Hispánica），此時對拉美諸國之訴求包括：（1）推動成立「西班牙語系國家集團」的觀念，（2）強調西班牙扮演歐洲與拉丁美洲橋樑的角色。該協會成立後確曾幫助西班牙打開國際孤立的局面，尤其對促成西班牙與拉美各國關係活絡貢獻良多。¹⁴

西班牙從一九六〇年代起，陸續起用務實的經貿官員採行市場經濟，藉由積極加入西方經濟體系與大力引進外資等政策，終於締造成近代西方的「經濟奇蹟」。一九七六年佛朗哥時代告終，西班牙民主化亦以和平方式進行，新政府以實際作為取代過去流於形式的拉美政策，而激起了西班牙與拉美國家關係的熱潮。一九八〇年西班牙外長歐瑞赫（Marcelino Oreja）在參議院報告外交政策時，除了再度闡釋西班牙之拉美政策，又提出西班牙將加強協助拉美區域統合，以及在國際上積極爭取拉丁美洲利益的說法。此外為因應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經貿、技術、文化等方面合作所需，並促成「伊比利美洲合作協議」（Instituto de Cooperacion Iberoamericana, ICI）¹⁵的成立，以加強西班牙與拉美國家的合作關係。¹⁶

此後「國協」（Comunidad）一語在西國民民主日漸穩固、社經結構漸趨堅實下，漸為西國上下所注目。尤其一九九二年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紀念，西國政府更企圖藉此喚起拉丁美洲的注意和認同；而為兼顧歐洲之整合與提昇西班牙

註12 同註11，頁十七。

註13 Gaston Baquero, "La Mala Imgen de España A Finales del XIX," *America 92* (Madrid), Suplemento de No. 4, Abril - Junio 1990, pp. 10-11.

註14 周麟，前引書，頁十八、十九。

註15 西班牙的拉丁美洲政策通常藉由使領館來執行，但是成立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伊比利美洲合作協會，無異是結合政府和學術界的特殊機構，其以開啟和拉丁美洲國家的技術、經濟合作為設立宗旨，不過它在政治面的影響力亦不小。

註16 周麟，前引書，頁二十三、二十五。

牙之國際地位，遂於八〇年代爭取於一九九二年舉辦三大盛會：(1)塞維亞的萬國博覽會；(2)馬德里的歐洲文化首都；(3)巴塞隆納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然而西班牙新近受蘇聯瓦解波及，北部和東北部的分離意識日漸高漲，恐怖主義份子並將目標鎖定在今年的系列慶祝活動上，屆時所引發的問題將成西國政府的一大隱憂。¹⁷

四、西班牙在歐洲與拉丁美洲間之定位

拉丁美洲對歐市而言，為極具經濟發展潛力之地區，除因該地區礦產蘊藏豐富外，人口增殖率大，預計至本世紀末人口將達六億人。此外，國內市場發展迅速，經濟型態亦朝向工業化發展，故無論資金之需求、技術之轉移、工業之合作、財政技術之支援，歐市均立於有利之地位。歐市雖無法取代美國於拉丁美洲之影響力，惟歐市欲實施其獨立外交政策，乘美國對西太平洋地區興趣日濃之際，藉西葡兩會員國對拉丁美洲之影響力，以擴展其經貿影響力，穩定其原料供應市場，並對拉丁美洲之安定與發展表示關切，似為其加強改善與拉丁美洲關係之政策考慮。¹⁸

歐市與拉丁美洲之文化淵源頗為深遠，而歐市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六八年期間，曾數度承諾協助發展拉丁美洲，但却遲至一九七一年才將觸角伸至拉丁美洲，並於當年十一月與阿根廷締結非優惠性貿易協定。一九七四年歐市與巴西、烏拉圭分別簽訂貿易協定，一九七五年與墨西哥締結貿易暨經濟合作協定，一九八〇年和巴西簽訂新約，而後於一九八三年又與安第斯國家集團（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委內瑞拉）締結貿易暨經濟合作協定，一九八五年並與中美洲五國及巴拿馬簽訂五年協定。由於歐市發展與此一地區之關係起步較晚，復因拉丁美洲國家多實施軍事獨裁，故與歐市締結貿易協定或經濟合作協定之拉丁美洲國家為數較少，此外另就特殊事項締結的專約也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歐市對在拉丁美洲所進行之統合運動，予以支持並貢獻其經驗與方法，尤其二十六個拉丁美洲國家為協調不同區域經濟統合組織之關係，並加強區域間合作及進一步採取共同對外關係之策略，於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八日締結巴拿馬協定，在委內瑞拉首都卡拉斯成立「拉丁美洲經濟體系（Latin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SELA）」與歐市每年舉行兩次大使級會議。¹⁹

然而英阿福克蘭群島戰役前後一段時期，歐洲和拉丁美洲曾因立場不同而關係冷淡。雖然福島主權之爭仍無定論，不過在一九八八年於德國漢堡召開的歐市與拉丁美洲外長高峰會議後，雙方關係似已解凍。該成果之獲致，可歸功於西班牙和葡

註17 有關西班牙之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請參閱邱穩壤，「西班牙一九九二年之陰影」，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一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一年一月，頁五十一—六十。

註18 杜筑生著，歐洲共同市場之對外關係（台北市：中歐貿易促進會，民國七十五年修訂版），頁一〇二—一〇五。
註19 同註18，頁九九—一〇二。

萄牙進入歐市後所扮演的橋樑角色。歐市在成立和擴張的過程中，曾因法國和英國的影響力，而增長了對法語系和英語系國家的關係；西班牙和葡萄牙於一九八六年加入歐市，自也對其從前屬地——拉丁美洲帶來了友善的訊息。而拉丁美洲的和平、互助與發展，對擴張後的歐市也有不同的意義，因此在西葡正式成為會員國之前的一九八五年六月，歐市即針對與拉丁美洲關係之加強發布了一項共同宣言，並於一九八七年六月表明歐洲共同體對拉丁美洲關係的新定位。²⁰不過對拉丁美洲而言，如何解決外債和穩定政局實為當務之急，因此西葡兩國居間穿針引線之角色遂備受重視。

有人以為歐市若有心幫助拉丁美洲，何以歐市在拉丁美洲會有投資不足的現象，實際上歐洲的企業大都把目標放在美國和日本上，而拉丁美洲對外貿易一向也偏重北美，歐市雖於一九九〇年為拉丁美洲第二貿易對手，²¹由於過去拉丁美洲的政治不穩定對其經貿發展不利，故而歐市未敢輕舉妄動。不過如今狀況已經改善，因此歐市今後仍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而歐市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示範作用對拉丁美洲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現今拉丁美洲的危機來自於政治新舊體制的不平衡，倘使拉丁美洲能維持民主政治體制於不墜，並力圖振興經濟發展，同時借重美國和歐市的助力，則一九九〇年代將是重新發現拉丁美洲的新時代。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西班牙即警覺到歐市已將注意力移到東歐，拉丁美洲則因地緣關係而未能受到歐市應有的眷顧，有鑑於此，西班牙外長特於一九九〇年一月宣稱：「歐市不應因為東歐的鉅變而犧牲其原有的外交政策，增加預算並維持既定的外交政策方是應變之道。」倘使拉丁美洲對歐洲共同體失去吸引力，西班牙在歐市的影響力亦將相對降低，這將為西班牙所不樂見。²²也因為西班牙的表態，同時為因應國際情勢的變化，歐洲和拉丁美洲之雙邊會議於一九九一年在西班牙之塞維亞召開，當時有上百名來自雙方的議員與會，基本上拉丁美洲希望東歐的民主化，不致影響歐市對拉丁美洲的援助，此外並力求避免歐市對拉丁美洲農產品設限，會中雙方對拉丁美洲外債的償還和毒品的控制亦達成共識。²³

實際上，西歐確因東歐這位「近鄰」而忽略了「遠親」——拉丁美洲，而歐市顯然並不需要依靠西班牙來和拉丁美洲溝通，況且歐市某些成員國經濟實力較西班牙雄厚，因此西班牙的角色可能不如自身想像的重要，只是西班牙並不自菲薄，不但堅持扮演歐洲與拉丁美洲間的橋樑角色，而且更積極鼓吹成立伊比利國協，以團聚西葡語系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²⁰ Juan Pablo de Langlesia, "Las Relaciones entre la Europa de los Doce y America Latina," *Pensamiento Iberoamericano* (Madrid), No. 13, Enero-Junio 1988, pp. 137~150.

²¹ Carlos Alcega, "La decada de la esperanza," *Cambio 16*, No. 1045, pp. 58~60.

²² Andrés Ortega, "America Latina, a la sombra de la convulsión en el Este," *America 92*, Abril-Junio 1990, No. 4, pp. 28~29.

²³ Conferencia Interparlamentaria en Sevilla, "Créditos europeos para Iberoamerica," *America 92*, Mayo-Junio 1991, No. 9, pp. 13.

如今在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紀念各項活動展開之際，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層面的交流勢必更加密切。

五、西班牙政治領袖之認知與實際

西班牙基於地理、歷史和經濟因素，近代曾有一段時間和歐洲較為疏離，儘管十九世紀的拉丁美洲獨立運動使得西班牙元氣大傷，但西班牙和其舊有殖民地的關係仍然藕斷絲連。反觀西班牙在歐洲未參與兩次世界大戰，似乎持有自保和旁觀的心態。不過在國內外情勢的演變下，西班牙如今却不能在歐洲和拉丁美洲之間做歸屬的抉擇，因為身為歐市成員國有其權利義務，而和拉丁美洲的淵源，亦使其義無反顧，因此擔任橋樑角色將兩者聯結起來，似乎是兩全其美的好辦法。^{②4}

西班牙國王璜·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在其登基後，即致力於拉丁美洲對西班牙在文化和歷史上的認同感，並號召拉美國家踴躍參與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慶祝活動，卡洛斯國王於發現新大陸四百九十七年慶（一九八九年）時曾說：「在九〇年代的開始，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將逐漸感受到共同的未來，等待我們的將是技術和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新的世代將可生長在和平和發展的庇護下，而遠離戰爭和區域的敵對。有鑑於此，我們將被要求在生活的品質、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緩和上作下保證。」^{②5}

為西班牙民主化貢獻良多的前總理蘇瓦雷斯（Adolfo Suarez）以為，在一九九二年紀念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時，規勸各國切勿迷戀過往縱情節慶而忽略了邁向整合、團結的新契機。尤其歐洲和拉丁美洲的歷史情結和文化淵源有其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歐洲的整合經驗當可再次提供拉丁美洲參考。此外，應避免南北貧富差距的鴻溝因東西對抗的結束而加大，西班牙於此歷史時刻尤應當仁不讓的肩負起歐洲與拉丁美洲橋樑角色的重任。^{②6}由於蘇瓦雷斯於七〇年代後期排除萬難領導西班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因此為拉丁美洲提供了良好的示範作用，此外他亦曾因主張「西班牙對拉丁美洲之認同，與其欲求加入歐市之行動，並不相違背」，而改善了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關係。

西班牙現任總理薩薩雷斯（Felipe Gonzalez）則對此有不同的考慮，他於為紀念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而出版的期刊——美洲九二中表示，歐洲近年來對拉丁美洲並不重視，西班牙和其他歐市國家如法國聯手在歐市運作，應對狀況的改善較有幫

^{②4} Roberto Mesa, *Democracia y Política Exterior en España* (Madrid: Edi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S. A. 1988), pp. 190~224.

^{②5} José M. Hernandez Pascual, "La década de los 90, tiempo de esperanza para Iberoamerica", *América 92*, Diciembre 1989~Febrero 1990, No. 3, pp. X~XI.

^{②6} Adolfo Suarez, "Año Latinoamericano de Europa", *América 92*, Mayo 1989, No. 1, p. 8.

助。但他並不認爲西班牙可在歐洲共同體與拉丁美洲間扮演橋樑角色，因爲在現代的國際社會中，每個國家皆有它自己的溝通管道。再者今日的西班牙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和規模，以應付拉丁美洲衆多而煩雜的問題，將是一個疑問。因此西班牙應面對的是如何保持歐洲共同體對拉丁美洲問題的持續關注，畢竟拉丁美洲和歐洲有其歷史和文化淵源，歐洲應不致於袖手旁觀拉丁美洲情況的改變。²⁷

西班牙前後兩任總理的說法頗有出入。前任總理仍秉持西班牙爲拉丁美洲代言人的想法，或者以其宗主國的身份應爲拉丁美洲仗義直言。但現任總理則較爲實際。他一方面加強與拉丁美洲的關係，另一方面在衡量自身實力和拉丁美洲的困境後，却委婉的聲明歐洲與拉丁美洲各國彼此自行交往當無困難，再者不以橋樑角色自居，亦可避免西班牙因老大大心態而再次得罪拉丁美洲諸國。此外拉丁美洲國家雖地大物博，但外債問題嚴重，無論拉美大國是否願意就教昔日母國，不過西班牙以中等強國的身份，似乎無法解決彼等國家之困難。尤其西班牙一九九〇年的國民所得雖近一萬一千美元，外貿總額亦高達一千四百四十億美元，但是失業人數仍佔全國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六，通貨膨脹率也有百分之六，²⁸而分離意識和恐怖主義的高漲，亦使西班牙無暇他顧。社會勞工黨於一九八二年主政至今，仍有政治支票尚未兌現，倘使在一九九二年仍舊只重外交而忽略內政，屆時大選恐將馬失前蹄，因此西班牙社工黨政府於一九九二年但求平安渡過的心態也就一覽無遺，尤其在西班牙舉辦之系列慶祝活動於一九九二年底結束後，歐市整合隨即正式登場，而非共化後的東歐勢將吸引歐市國家不少的注意力，屆時西班牙的經濟表現是否看好將有待現實的考驗。

六、擬議中之伊比利國協

在歐洲和拉丁美洲之間，西班牙的規模和實力呈現相對不足的現象，因此藉由促使改善拉丁美洲的情況，以提高在歐洲共同體內的影響力，遂爲西班牙近年著眼的重點。因此協助開發拉丁美洲，擴張在當地的市場，並成立一個類似大英國協的「伊比利國協」，乃爲西班牙近年來努力達成的目標，較爲特殊的是，擬議中的伊比利國協不但包括了西班牙語系國家，同時也將葡萄牙語系國家也一併劃入，不過目前會員國仍暫訂於西葡所在的伊比利半島和拉丁美洲。由於東歐的非共化和蘇聯的鉅變，使得拉丁美洲感受到歐洲共同體轉移注意力的威脅，以致原本在西班牙只是有心人士倡議的橋樑角色，在一九九〇年代却凸顯出來。²⁹

註²⁷ Felipe Gonzalez, "Iberoamérica, lo mas importante para Europa," *América* 92, Septiembre-Diciembre 1989, No. 2, pp. 61-64.

註²⁸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八月六日，第二十四版。

註²⁹ 同註²⁸，頁一三五。

雖然西班牙政府內部對橋樑角色有不一致的看法，但對於團結西葡語系國家的力量却有相當的共識，尤其於紀念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時，將為結合拉丁美洲各國共創伊比利國協的好時機。是在在各國分別設立的伊比利美洲委員會會議除了安排五百週年慶祝活動之外，亦負起推動成立伊比利國協的有利氣氛，而定期在各國召開的會議亦促成彼此的了解，從一九八三年在西班牙召開成立會議後，至一九九一年已有八次會議在拉丁美洲召開，不過從一九八九年以後另有域外國家申請參加慶祝活動，因而有個別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加入。而西班牙為推動慶典的順利舉利早自一九八二年即成立一般事務機構，並成為西班牙各自治區的中心領導機構，隨後於一九八五年並成立高級專責機構，名譽主席由國王擔任，執行主席則由總理擔任。³⁰

儘管八〇年代末期西班牙各界依然眾說紛紜，不過進入九〇年代的西班牙，似乎整個活絡了起來。各界為慶祝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乃籌議設立合作基金以加強和拉丁美洲的關係，此項計畫於九〇年秋天正式提出，當時預計募得一百四十億美元的款項。此項計畫包括了經濟、文化、科學等項目，甚至包括了一九九二年七月預計在馬德里召開的西葡語系國家高峰會議。所有計畫預計於一九九三年全部完成，預期屆時各項計畫的完成，將有助於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關係的加強，同時也為歐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溝通的管道。³¹

雖然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其過去為拉丁美洲的宗主國和如今的歐洲共同體國家來說，其扮演歐洲共同體和拉丁美洲橋樑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不過西班牙有意主導伊比利國協仍有其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尤其拉丁美洲各國對西班牙欲以一九九二年的系列慶祝活動來凸顯其領導地位，仍懷有不同程度的疑慮，而西班牙預計於一九九二年在馬德里召開的伊比利美洲高峰會議，不免令拉丁美洲諸國回想起百年前的舊事。如今墨西哥因經濟蓬勃發展，且因被納入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關係，亦力圖在拉丁美洲起領導作用，因此墨西哥雖同意西班牙國王的邀請，以參與一九九二年的盛會，但却主張於一九九一年先在墨西哥召開第一次伊比利美洲高峰會議，以消除其他國家的疑慮。³²

由於墨西哥的提議，二十一個西葡語系國家元首遂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八、十九兩日聚集在墨西哥的Guadalajara市，以討論彼此間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的合作，而人權和民主亦為大會討論的重點。本次會議象徵一個類似大英國協的伊比利國協，已在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前夕呼之欲出，本次會議參與的國家有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智利、厄瓜多爾、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秘魯、多明尼加、烏拉圭、委內瑞拉、葡萄牙、西班牙。由於原為宗主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有兩位代表參加，因而形成二十一國二十三位領袖

³⁰ Luis Yañez, "El 92. Una oportunidad irrepitable," *América* 92, Noviembre—Diciembre 1991, pp. 4~8.

³¹ Carlos Landecho, "Se refuerza el puente entre España e Iberoamérica," *América* 92, Julio~Septiembre 1990, No. 5, pp. 7~8.

³² Roman Orozco, "Los iberos de ambos lados se reúnen por primera vez," *Cambio* 16, No. 1026, 22 Julio 1991, pp. 68~71.

參與會議的盛況。而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在西班牙舉行的第二次會議將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已為不爭的事實。^③ 本次會議沒有盎格魯美洲成員國的參與，代表了東西方對抗結束後強權的自保心態，同時也表明了南北貧富差距的鴻溝仍然無法克服，此後任何單一國家若有權傾拉丁美洲的打算，將不復往日的單純容易，儘管北美自由貿易區已然成形，美國將來或能藉由墨西哥的觸角而南下拓展影響力，不過今非昔比，雖然沒有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強勁對抗，南北貧富差距的縮減，將成為談判桌上會談的主題，而任何北方國家強勢領導的作法，勢將引起南方國家的強烈反彈。

七、結語

地理大發現確曾為人類歷史寫下新頁，只是世人日後遙想哥倫布的偉大事蹟時，不免想起沒有西班牙當年的政治野心和宗教熱誠，地理大發現即可能由他國主導，而歷史亦將改寫。然而目標達成後的西班牙未知守成不易却又故步自封，以致在歐洲的霸業恰如流星一現，在拉丁美洲的功業亦終成昨日黃花。在世界舞台施展不開的西班牙，也因王位的繼承、權力的轉移和意識形態的爭執而紛爭不斷，至本世紀初，西班牙除了在歐洲與拉丁美洲兩不得意外，稍後更爆發死傷慘重的內戰，西班牙也因此跌落到地理大發現後的歷史谷底。所幸戰後的西班牙雖為國際社會所孤立，但在療傷止痛生聚教訓之後，光榮創下西方社會的經濟奇蹟，而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西班牙亦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治民主化，從而再次引起歐洲與拉丁美洲的重視。

實則西班牙從未忘却往昔輝煌的歷史，也從未自絕於歐洲與拉丁美洲的關注，如浴火鳳凰重生後的西班牙，在羽翼逐漸豐滿之際，再次為本身的國際定位而在國內引起爭議，不過這次不是東西方陣營之爭，却是南北方集團歸屬之議，意即西班牙應體認自身為歐洲國家成員，而重視與歐洲各國的關係，或西班牙為拉丁美洲宗主國，應偏重與拉丁美洲的關係。實際上沒有歐洲無法成就西班牙的歷史功業，沒有拉丁美洲，西班牙亦無法獲致在歐洲的歷史地位。在無法割捨的情況之下，西班牙的文化情結和歷史淵源却使其發展出扮演歐洲與拉丁美洲橋樑角色的新構想，本此構想西班牙一舉解決多年的困擾，同時也將危機變為轉機，使西班牙在慶祝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時，得以嶄新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

職是之故，西班牙舉國上下為配合歐洲大整合和發現新大陸五百週年所舉辦的系列慶祝活動，得以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的支持下順利開展，而西班牙國王為使西班牙橋樑角色得以具體化，對伊比利國協成立之推動不遺餘力，拉丁美洲各國亦因卡

洛斯國王的倡導而逐漸產生向心力。難能可貴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捐棄歷史成見，協力推動伊比利國協成立前之各項會議，此舉不但使伊比利半島國家在國協之主導地位更形突出，亦有平息雙方原本在南美殖民地大國的競爭態勢，並使拉丁美洲整體利益得由西葡之共同努力，以推動歐洲共同體的拉丁美洲政策，倘使伊比利國協之成立得以竟其功，西葡兩國主導新舊大陸重逢的橋樑角色將普受肯定。

不過伊比利國協之議，在拉丁美洲亦非全然的順天應人之舉，有人以為哥倫布並未發現新大陸，因為所謂的「新大陸」原就有文明古國。西班牙人只不過憑恃船堅炮利之便，強將宗教、文化、語言、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輸入拉丁美洲，而隨之而來的其他歐洲強權如英國，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此以歐洲為本位的殖民方式，完全忽視了本地人的權益，如今豈可藉哥倫布當年醜事大肆慶祝。^④然而對伊比利國協持肯定意見者並非不瞭解西班牙的用意，只是如今的拉丁美洲和西葡兩國可說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再者西葡兩國國力今非昔比，因此對拉丁美洲已無法收放由心，何況西班牙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成就，恰可提供拉丁美洲改革的方向，而伊比利國協的成立，將使西葡語系國家在國際社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故而兩害相權取其輕方為明智的抉擇。

註④ Marcos Roitman, *América Latina en el Contexto del V° Centenario* (Madrid: Editorial Revolución, S. A. L., 1991), pp. 11~29.